

《丹麥女孩》 當愛成就一切



由艾迪烈明尼 (Eddie Redmayne) 主演的《丹麥女孩》(The Danish Girl)，在選角階段已備受矚目，後來不斷有劇照流出，去年已憑《霍金：愛的方程式》奪奧斯卡帝后的艾迪，搖身一變，穿起女裝，沾上脂粉，搭配撩人神態，足以魅惑人心。

艾迪今次一人分飾兩角，既是愛妻子的畫家埃納，又是「覺醒者」莉莉，情感在壓抑與解放中盤旋。除了服裝、化妝外，女性獨有的嫵媚、舉手投足的柔美，加上抗衡過去二十多年的男性認知，都是掌握此角的最大挑戰。

當然，莉莉作為全球第一個接受變性手術的人本身便極具賣點及爭議，而「他」與妻子 Gerda 的濃厚感情，亦不容小覷，與其說電影重塑一個變性人的經歷，還不如說這是愛最大體現的一個故事。



文：Christy

電影改編自 David Ebershoff 的真人真事小說，道出丹麥畫家埃納如何在封建年代，摒除世間流言蜚語，勇敢活出真我，毅然進行變性手術的歷程，一方面為自由二字重新下定義，另一方面亦掀起跨性別爭議。導演 Tom Hooper 在處理性別話題上盡量避重就輕，側重刻畫埃納與妻子 Gerda 相濡以沫的愛情，輕輕帶過跨性別者在轉換過程中遇到的性別迷思，如他與童年好友的啟蒙關係及與追求者曖昧的同性關係等。

性別本來就是個可塑性甚高的議題，關於男男、女女、男女之間的情愫，戲裡或多或少都有涉獵，打開觀眾的想像空間。

艾迪演技大爆發

此片的最大關注點落在艾迪身上，他在《霍金：愛的方程式》中演繹霍金從年輕到患病，經歷求學、結婚、離婚、成名的過程，將一個略帶幽默感的漸凍症患者演繹得不落俗套，算是形神兼具。《丹麥女孩》對演員的要求某程度是相似的，需要長時間揣摩、甚至代入角色，在舉手投足間釋放力量。然而莉莉一角在形神以外，更多是對自身心理以至生理轉換的拿捏，不純粹是演一個人，更是完全融入其中，讓自己變成一個人。

這便很考驗演員的功力。艾迪在這個前提下做足功課，他在 2012 年拍攝《孤星淚》時便接到劇本，花了不少時間接觸跨性別人士，了解

他們的生活、傾聽他們的想法，甚至對他們在完成手術後於社會中如何生存都略知一二。而在揣摩莉莉的過程中，艾迪嘗試將重點放在身體語言上，戲裡也不乏他擺動手部、調整神態的鏡頭。在巴黎風月場所，莉莉隔着玻璃觀察舞孃如何脫衣、扭動身軀，不同於其他男客滿頭大汗、飢渴的眼神，莉莉跟着舞孃撫着自己的身體，眼神帶有絲絲渴望及隱隱的憂鬱，左邊玻璃上折射着她內心的憧憬，右邊則是她現實生活無可奈何的呈現。心裡的渴望與生理的束縛映入眼前，對於這個堅信自己天生是女人的男人無疑多了點同情。

此外，在身份轉換過程中，他對妻子及其他人的態度，亦從最初的單純開懷慢慢變得內斂保守，是個人情感的變化，亦是從男到女的質變。所以在畫面上，我們可以看到他與妻子的濃情蜜意，到以莉莉的身份初探男女關係的奧秘，再到以女人的姿態對待 Gerda，各種複雜情緒集於一身，有想守護妻子的堅持，有初嘗男女轉換的快意，亦有想活出真我的矛盾。

愛是無分性別

在 1926 年的哥本哈根，跨性別研究並未普及，埃納不是第一個有性別認同問題的人，只是前車可鑑，即使想名正言順當個真女人，在現實生活及醫學技術下，並不可行。而作為他的妻子，Gerda 的態度便顯得至關重要。之所以說這是一部

關於愛的電影，便是一切的價值觀、世界觀都建基於這對夫婦之上。相比其他保守、傳統的女人，Gerda 是不拘小節、大氣的，她雖然一開始對丈夫的改變無所適從，但顯然將個人事業置於愛情之上，不是說她不重視丈夫，而是她心底有個女強人的夢，渴望名利雙收，亦喜見筆下的莉莉為世人喜愛，甚至樂於配合丈夫玩跨性別遊戲。以至於到後期覆水難收，她雖然痛心於失去丈夫，但她清楚知道兩人之間的愛從未變質，丈夫雖然不再待她如妻子，卻以另一種近乎密友的方式陪伴她，如為她煮一頓晚餐慶祝她展覽成功，更順她之意去看醫生。

而她，在沒有外在因素，如來自父母親的壓力或世俗眼光下，卻找來丈夫年少時的啟蒙好友，嘗試了解因由，甚至引薦醫生，試圖解決問題。在丈夫一再表白「我愛你」後，她同樣賭上一切，讓丈夫接受變性手術，只為圓他一個夢。Gerda 無法解釋為何願意為莉莉做到這種程度，一直以「答應埃納照顧她」為由，說服自己，其實她做的一切並不為了讓丈夫回心轉意，而是順乎丈夫的心意，犧牲夫妻感情以完成他完全成為一個女人的夢想。

愛之深恨之切，劇本沒有循老土的脈絡而走，反而塑造了一段無關男女、無關性別、極為純淨的愛情。於是，在感嘆於九十年前莉莉跨出了性別認知、接受變性手術這一步之餘，亦是愛成就了一切。

觀影記趣

文：張錦滿

《愛在深秋》 公路愛情引人入勝？



林家威作品《愛在深秋》，講女影星（溫碧霞飾）在事業和婚姻低潮期與丈夫（譚耀文飾）發生誤會。她因活動到上海，機緣巧合兩次遇上同一位出租車司機（趙炳銳飾），女影星一時興起，請司機載她從上海到桂林，重訪十年前與丈夫訂情的地方，緬懷昔日浪漫。

查看資料，林家威於 2005 年拍攝的短片《家 ≠ 族》便表現老練。在空無一物的場景，角色沒有對話，只以類似機器人的僵硬姿態、動作、反應，來呈現家庭破裂、關係疏離。其第二部作品是在巴西拍攝的紀錄片《Still Life in Mobile Town》(2008 年)，陳述日本和中國文化滲透這個國家。那裡的青少年熱衷日本動漫、遊戲、相撲，和中國武術與佛學。

林家威的第一部長片是 2010 年拍攝的《其後》，電影由兩段故事組成，第一段寫離鄉多年的遊子返家，感覺所有人已遺忘了他，他在尋找原因的過程中捲入陰謀中；第二段是同一個人飾演的主角，向飯館老闆透露來意，逐步把老闆拉往死亡陷阱。故鄉在時間洗禮下早已變為異度空間，吞噬旅人對家園的想像。2011 年他拍了《新世界》，Coco 抱著夢想從北京到大阪的新世界町過聖誕節，美夢卻被現實戳破，旅館破舊狹小，甚至被遊民纏上，但她卻發現日本經濟在泡沫化後長年積弱——留學日本的 Ivy 在酒店打工，華裔老闆娘 Eri 生活艱苦，與 Coco 代表的富裕中國形成鮮明的對比。他在 2013 年又完成了《戀戀南方》，講大阪、首爾、香港三地多個角色，因工作往返各地，開啟新

的人際關係。林家威以外遇、戀愛、友誼串起各個角色，日語、韓語、英語、廣東話此起彼落，顯現全球一體化不同種族混融，又摻雜飄忽不定的茫然之感。

在林家威的電影中，穩固的人際關係總有出人意表的變化，而在飄浮失重的過程中，意外總會發生。為什麼林家威如此老練？1970 年他在馬來西亞出生，後來到日本電氣工程，畢業後在東京的電信公司工作了六年，毅然放下網路工程師的穩定薪金，到北京電影學院學習電影。他的跨國界學習和工作背景，是他作品養分的來源。

《愛在深秋》不像近年內地的公路愛情電影般膚淺。馮小剛的《非誠勿擾》，重視觀眾口味，一時北海道，一時三亞，又杭州北京上海，以此堆砌出今天中國社會的奢華虛浮，卻沒有深入解構男女相處之道。至於寧浩的《心花路放》，講失意之人從北京開車到雲南大理，沿途趁機展現內地光怪陸離的現象，並沒有探討年輕男女的內心和人際關係。而《愛在深秋》，從上海到桂林的路程中，有描畫男女主角的內心變化，並在最後，女主角選擇回到丈夫身邊。

當然，電影亦有不少缺憾，最大莫過於溫碧霞過分重視妝容，忽略了身體語言。加上電影開拍前，製作費從二千萬港元減至一千萬，於是從上海開車到桂林的過程，難以以畫面表達。但林家威仍能在三個星期內，帶領攝製隊乘搭火車，跨越各省，最終把故事搬上銀幕。電影的不足之處頗為明顯，但能夠了解這位老練導演的敘事風格，仍值得一看。

流金歲月

文：沙塵

我們的彩色青春

由香港電影資料館舉辦的「修復珍藏：香港電影資料館十五周年快樂！」節目，其中選映一部於 1966 年以伊士曼七彩拍攝的粵語片《彩色青春》，由當時得令的青春小生花旦陳寶珠、蕭芳芳、薛家燕、王愛明、胡楓主演。他們每一個都「入水能游、出水能跳」，既穿著流行時裝在夜總會載歌載舞，更有泳池嬉水的畫面，青春活力指數爆棚。電影首度公映時大收旺場，更於 1967 及 1969 年載譽重映，締造粵語片鮮見的百萬票房神話。



印象中這已經不是電影資料館首次放映《彩色青春》，但今次推出的乃是長達 115 分鐘的全新修復版。據電影資料館發放的詳細修復資料，影片首先經內部整理素材及作初步修復，再交由意大利 L'Immagine Ritrovata 電影修復工作室作進一步的數碼修復變色影像及提高音質。兩年前，電影資料館在海外影迷協助下，覓得較長的珍貴錄影帶，補上 22 分鐘的新片段，組成今天的版本。作為觀眾，雖然對於影片新舊聲畫交錯的效果感到突兀，但是能夠將重要片段還原，使故事推進更為完整，無疑也是影迷的一大喜訊。

內容方面，《彩色青春》的成功之處，是對人物的塑造及刻畫，每個角色都形象鮮明——陳寶珠的純良、蕭芳芳的活潑、薛家燕的刁蠻、胡楓的瀟灑，甚至配角如鄭君綿的畏妻、容玉意的刻薄，都栩栩

如生。幾位年輕主角都來自富裕家庭，然而物質生活愈充裕，精神卻愈空虛。胡楓終日遊手好閒、不事生產，只懂得開車和跳舞；薛家燕和王愛明更被阿飛玩弄，幾乎一失足成千古恨。相反，陳寶珠因母親早逝，飽受繼母虐待，蕭芳芳則來自破碎家庭，兩人偏偏莊敬自強，明辨是非。導演陳雲不需長篇大論地說教，只是以眾青年的性格際遇作對比，已經有效地突出珍惜光陰、珍惜親情的主題了。

這天來看《彩色青春》的，大部分都是陳寶珠的忠實影迷。無論是影片一開頭陳寶珠出場，或者每次她個人獨唱之後，在座的「寶珠迷」都拍爛手掌，令人想到當年「陳寶珠嚟喇」的盛況。至於放映完畢後的映後談，一眾「寶珠迷」更踴躍發言，追問其他陳寶珠失傳電影的下落，讓我體會到「寶珠迷」對偶像數十年如一日的愛戴。這天我們所看到的，不但是銀幕上重新修復的《彩色青春》，同時也是影迷緬懷她們與偶像共同編寫的彩色青春。「青春真可愛青春，珍惜你光陰似金」，電影把我們早已飛得老遠的青春小鳥都追回來了。

新戲上場

《卡露的情人》同性禁忌愛戀

作為今屆奧斯卡的大熱之作，《卡露的情人》(Carol) 很難讓人不想起李安的《斷背山》，同樣是關於同性戀，同樣是一個令人心碎的爱情故事，而且兩個主角亦異常有火花。由姬蒂白蘭芝飾演的貴婦卡露，對朗妮瑪娜飾演的少女攝影師泰麗詩一見鍾情，甚至為了她拋開家室，一起出走，來一段同性戀愛。直到丈夫派出偵探抓住把柄，以此要挾她放棄撫養權，卡露才作出抉擇……



此片以上世紀五十年代的美國為背景，描繪出美國在二戰後的社會百態，當時社會發展迅速，汽車、電視、彩色電影、快餐出現，搖滾音樂流行，人們買唱片、愛聽收音機，是個消費至上的年代。卡露作為一個中產貴婦，生活在相對輕

鬆、開明的環境下，老公因為忙碌而無法陪伴左右，一方面她生活孤寂乏味，另一方面亦造就她「出軌」的空間。由於戰後社會一片光明，約東亦較少，同性戀雖然不被認同，但至少不是禁忌，因而她與泰麗詩的相遇便帶了點命中注定的意味。在如今的即食年代，一見鍾情似是天方夜譚，但對卡露而言，泰麗詩的活潑靈巧便像身體欠缺的一部分般，讓人着迷，而泰麗詩相信亦如大部分女人一樣，很難抗拒卡露這個成熟有韻味的女人。

兩個女人的故事看得多，可以友情滿滿，亦可以離經叛道，但講到互相吸引，似乎有點難以投入。這便不得不提到電影的選角，姬蒂白蘭芝毫無疑問是一大亮點，早年一路從配角做到主角，在《傳奇女王伊莉沙伯：黃金盛世》裡飾演中年的伊莉沙伯，到《奇幻逆緣》層次豐富的演出，然後再憑《情迷藍茉莉》奪奧斯卡女主角，無論是戲路還是演技，每次出現都讓人眼前一亮。而今次飾演卡露，完全展現其風姿綽約的魅力，一個眼神，一個微笑，都別有用心，把人迷得三魂唔見七魄，但朗妮瑪娜也不輸蝕，以羞澀的姿態接招，有來有往，讓人過足戲癮。

故事方面沒有太多驚喜，畢竟同類題材太多，劇情發展在意料之內，但勝在有服裝、美術、攝影搭救，為這段美麗的爱情故事點綴不少。

文：笑笑